

季布欒布列傳

袁盎鼂錯列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萬石君張敖列傳

田叔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史記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

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

俠所謂權行州王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決粵也○索隱曰任而禁又俠音協如淳說為近粵音並目名反其義難

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窮困也及項

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

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

布許之廼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

廣轍車為柳轡也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蓋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

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瓚展所說事義

相協最爲通允故禮曰設柳翬爲使人忽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之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爲柳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命朱家迺乘輶車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

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睠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

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靳反。因酒性謂之使酒，即酤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與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

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

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

闕陛下也。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

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

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辜較音始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

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

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

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

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

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
季布果大怒待曹立曹立至即指季布曰楚人
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
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
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
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
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立揚之也季布第
季心徐廣曰一作廣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
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
索隱曰袁字絲長事袁絲弟玄菑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

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中尉郅都敢不加

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當是時

季心以勇布以諾者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晉灼

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

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下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

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

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

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

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

游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

曰酒家作保傭也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可保信故謂之保

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

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

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主彭越聞之廼言上請

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

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

敢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

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

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

身之

索隱曰趣音促身音普音反謂疾令赴鑊也

方提趣湯

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

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

布顧曰願一三言而死上

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

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

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

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

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

未見以苛小

徐廣曰小一作峭

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

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身於

是上廼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學齊有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今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獲典軍徐廣曰獲一作履一曰覆駟案孟康曰履履陷而下去塞旗則覆軍為塞旗者數矣可謂壯矣良愈於履之與履者也

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非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 有聲梁楚 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 出守河東 股肱是與

樂布哭越 犯禁見虜 赴鼎非冤
誠知所處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盎不隱曰盎音如周字絲父故為羣

盜徙處安陵高台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

帝即位盎兄噲仕盜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絳侯

為丞相朝罷趨山山意得其上禮之恭常自送之

徐廣曰自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

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

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

今○素隱曰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

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

崩大臣相與其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臣主失禮竊以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曰莊嚴也承相益畏曰莊嚴也已而絳侯望袁盜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
而兄善今兒任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毀我盜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
國國人上書星口以為反徵擊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
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
袁盜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盜頗有力絳侯乃
大與盜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
袁盜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
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轆車傳送袁
盜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
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
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
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
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盜入頓首請罪上曰以
不用公言至此盜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
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
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盜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

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
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
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贊曰大臣共
誅諸呂禍福
尚未可知故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
日不測也
○索隱曰口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兇戰國
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大高誘曰育備人為申繻所
殺賁育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冉南面讓
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
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
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

何盜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

立其三子皆為王盜由此名重朝廷袁盜常引

大體忼慨官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辛常害袁盜

袁盜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安木

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與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說盜曰徐廣曰說君與關廷

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盜伏

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

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

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

西馳下峻阪袁盜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

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楮云恐

堂邊垂恐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

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

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岐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

長如云欄楯者安亦繁要云宮殿四聖主不乘危而徼幸

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馳下峻山如有馬驚

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

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

郎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袁盎引卻慎夫

人坐如淳曰盜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慎夫人怒不

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

彘乎張晏曰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

賜盜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

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

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

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奇時說王

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

遇盜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
從車上謝袁盜袁盜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
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盜因跪曰願請
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
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盜即詭說曰君
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盜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
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
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
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
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
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
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
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
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盜素不好鼂錯鼂錯所
居坐盜去盜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
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
袁盜授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
聞鼂錯謂丞史曰

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
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

夫袁盜

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

治盜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且袁

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

盜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目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

告袁盜者袁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

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盜入

見鼂錯在前及盜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

盜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

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盜為太常

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

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

及鼂錯已誅袁盜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袁

盜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

兒文穎曰婢也。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

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盜驅自追之遂以侍

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盜使吳見守從史適為

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

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

引袁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

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

兒者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

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云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

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

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云者之道張音帳從醉卒直隧

出司馬與分背袁盜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杖

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

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

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

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

劇孟嘗過袁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盜曰

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湯之徒將軍何自通之

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

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為夫一旦有急叩門

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攢曰凡人之於

○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不以存亡為辭天下

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

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

之皆多袁盜袁盜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壽

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盜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

聖當作露非也案以盜言不宜立
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

梁王以此怨盜曾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袁盜諸君譽之皆不容

口乃見袁盜曰臣受梁主金來刺君君長者不

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盜心

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一作服駟案文類曰

培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曰韋昭云培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

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朝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

之後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

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

試射策中甲科補郎錯為人峭直刻深韋昭曰術岸中乙科補掌故也

峭峻索隱曰按韋昭注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隋音七笑反孝文帝時天下無治

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

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

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

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

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

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補家璜曰茂以其辯得幸太

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

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

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

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
其林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
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
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卿一作公法令
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
史府居太上廟壝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
南出鑿壝廟壝垣索隱曰壝音乃亂反壝壝垣也又音而綠反丞相嘉聞
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
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壝廟垣為門
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壝中垣正義曰上人錄反

需者廟內垣外游地也

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

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

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

罪過削其地

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

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

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

章諸侯皆諂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

骨肉人口議

徐廣曰一作謹

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父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甯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賈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

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

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

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

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

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

引義抗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出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驥

其時以變易張晏曰謂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

其時以變易張晏曰謂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

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翳賴

鼂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泰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張釋之馮異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韋昭堵音緒，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二十里。楚之郢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郢陽。

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此言為騎郎。

蘇林曰：犀錢。若出穀也。如

淳曰：漢儀注此言五百萬，得為常侍郎。索隱曰：此言音子，移反。字苑云：皆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

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減仲之產不遂

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

釋之補謁者。

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宿衛，受事。負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

釋之既朝

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甲之母甚高，論令今

可施行也。

索隱曰：案甲下也。欲令且甲下，其志無其。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

於

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上林有八水十上問上林尉索隱曰漢書表尉秩三百石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正義曰嗇夫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其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不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

士夫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晉灼曰音謀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多言也利

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

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

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

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

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

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

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

入殿明公車司馬門乘輅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

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

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

使使承認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

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

居北臨則李奇曰霸陵北頭則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索隱曰劉

是時慎夫人從

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文曰慎夫人

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

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咏索意

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正

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徐廣

用紵絮斷陳蔡漆其間徐廣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

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却張晏曰錮鑄也

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

細密堪為埤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灞山發北

山石槨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槨取其精牢釋之答

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向夏焉若使厚葬冢

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言使其其中無可

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

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

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堦曰中渭橋兩

岸之中。索隱曰張晏曰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

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

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

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

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

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即

國獄疑罪皆處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

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

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索隱曰小顏云公謂

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

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

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

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

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

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

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

謝曰法如是足也

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

不若盜長陵。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上之逆也。

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

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汗尊而

杯飲，鄭氏云：杯，手揀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

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杯者，壻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

言故以取土，譬也。蓋不欲言盜，明長陵及侵，聖人恐傷迫切先

帝故。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

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

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間。漢書作啟。啟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

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

故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

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

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

王生。老人曰：吾鞮解。正義曰：上萬越。反下，閑買反。顧謂張廷尉

為我結鞮。索隱曰：結音計。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

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鞮。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

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欲以

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

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

也。

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

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開索隱曰案謂為郎署之長也

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

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類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也

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

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

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日廣

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大夫也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而

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

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彦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

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幾何乃上及父祖林謝曰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

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

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邪索隱曰上音朝遙下音乃何反縣各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原州百泉縣

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大夫也

西北十里漢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都尉昂索隱曰案上

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

其月反○正義曰闔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

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

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

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

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穀騎萬三千索隱曰

穀音構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

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訟也是以此

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索隱曰

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澹西抑疆秦南友韓魏當是之

時趙幾霸索隱曰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

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

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今顏聚代之

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

雲中郡故城在勝州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

榆林縣東北三十里

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五私奉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

日一推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擊也。是以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

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案謂庶人之家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

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口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

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曰

凌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

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誥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昌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

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

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

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

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

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識袁盎

太子懼法

嗇夫無狀

驚馬與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季齊

收功魏尚

第四十二卷終

萬石張叔列傳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君故號奮為萬石君

名奮其父趙人也

正義曰洛州邯鄲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徙居温

正義曰故温城在懷州温縣三十里漢縣在也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

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

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

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

美人以奮為中涓

正義曰願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絮也如淳云主通書謂出入命也

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

里為戚里長安也戚里在城內

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

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
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逸選可為傅者
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
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
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
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與官皆至
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
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
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

孫為小吏來歸謂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
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責讓也為音于為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與正室別坐之與故曰便坐坐音如坐便坐非正坐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

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
索隱曰燕謂問燕之時燕安也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許慎曰古

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
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
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正義曰百官表云郎

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

帝大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

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文頴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

下直入子舍。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按五日一竊問

侍者取親中裙廁。諭身自浣滌。徐廣曰諭築垣也。板

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諭為竇竇言二言建又自洗

滌廁賣廁賣為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穢廁穢器也。音穢豆

驅案蘇林曰諭音投賈逵符周官穢虎子也。案行清也。孟東

曰廁行清廁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知智謂之

廁。晉灼曰今世謂反謂小衫袖為侯爵廁。此最廁近身之衣

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諭短板以

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

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

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

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名在

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自東而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

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

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

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

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
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
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
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服虔曰作馬
字下曲而五一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頰師古
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
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為太
僕御出上問車中幾
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
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為齊相
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

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
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
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制詔御史
隱曰案漢書而知也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
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
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
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
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
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

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

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

十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

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

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

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駕無

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

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

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

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

音乃彈反言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

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

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

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

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

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衛綰者代大陵人

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二里按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屬焉

故言代大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機鞞之類索隱曰案

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機音歷謂事文帝功次遷為中

超踰之也鞞音衛謂車軸頭也

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
縮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文帝且崩時屬

孝景曰縮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

不譙呵縮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曰譙呵縮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責讓縮也縮

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

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縮曰臣從車士幸得以

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

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

劍縮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

人之所施身獨至今乎如淳曰流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杖多數移易皆換之也

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

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至有功常

讓他將上以為廉中實無他賜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賜之內無他惡也

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縮為將將河

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

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

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

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

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父之遷為御史大夫五

歲代桃侯舍

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昨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

為丞相朝

奏事如職所奏

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

然自初官

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

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

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

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

失侯

塞侯

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也

直不疑者南

陽人也

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

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諛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

妄意不疑

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將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

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

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

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之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

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

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私不疑聞曰

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

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

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

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

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

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耐金失侯

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耐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兗州縣

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

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服度曰質重不

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官

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

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辭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

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

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之服期為不潔清

是以得幸入卧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

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斯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

○正義曰清清淨期猶常也言為不潔淨下濕故得以入其

卧內也後宮比官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秘戲索隱

曰謂後宮中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

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

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

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

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

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敖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子孟康

立駟安丘侯說之痲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輿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

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

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
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
之二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名家也名
也言治刑法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
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
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與官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
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
老子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訥

立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曰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調索隱曰案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調者謂為郎中令吟重得幸出入卧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漸衣周仁之垢汗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調故君子譏此二人
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郎中數馬

內史匍匐

綰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俱嗣芳躅 自奉法回 猶中規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案下文之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

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索隱曰日本燕

人樂毅之後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

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

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

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漢七年高祖

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

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

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

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

微陛下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安索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於土而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

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

日九年十二月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

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等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

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

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等

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

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

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

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

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

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

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

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

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

死者數音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

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

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

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赦之所在欲以身
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
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
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
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
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
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
使人殺故吳相素盞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
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
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

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
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
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
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
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
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王財
所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
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入苑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嬰相園在兗州曲阜縣王輒休相就
南禮記云孔子射於嬰相之圃觀者如堵

館舍相出常暴坐音步反待王苑外王數使人

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

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

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

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

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

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

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上東巡仁奏事有

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

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為司直

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

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令司直田仁主

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坐縱太

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

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

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

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雪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 相曾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

善任安榮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州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剡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

二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豔至縣西界也略谷間在雍州縣豔至縣西南二十一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

也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或反言邑小無

豪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為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

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亭丞逐捕盜賊也後為亭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

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

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

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

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正義

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人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二百石皆有丞對也治民坐

上行出游共帳不辨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

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
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
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
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義曰從
衛青也
此兩人過平陽主王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
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
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
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
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

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
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
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
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
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
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
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
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
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
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

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後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

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

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

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

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

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

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負十二按

若今採訪按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

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

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

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杜杜問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

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

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

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

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

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

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
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

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

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

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
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
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
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
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不傳
事何也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
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

好者

索隱曰鮮音仙細也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

書上聞武帝曰是若

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
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
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
以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
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王勣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改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亭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

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也。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

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

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

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

舍家長桑君過

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

鵲獨奇之。

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

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

正義曰間音閑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故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

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

十日當見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

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

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備皆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

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

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部者且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

沉細水穀特以診脈為各耳索隱曰診脈氏音犬忍反

來見堅實特為醫或在齊正義曰齊盧縣或在趙在趙者

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須

家叙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

專國重于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

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發脈而何怪

昔秦桓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

與子奭索隱曰案二十皆秦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

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靈動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

而

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
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
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
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
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
死有罷來我又射之中罷罷死帝甚喜賜我二
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
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
而云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
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補世家簡子疾在

定公之十一年也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曰范
魁地名未

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三書而藏之以扁鵲言

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

虢太子死索隱曰案傳云云虢是晉獻所滅先
此並滅也虢太子死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
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扁鵲至虢宮門下問

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既久喜好也愛也方方
伎之人也○正義曰中庶子古官號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

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

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索隱曰蹙音駁○正義曰釋名云蹙氣從下蹙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

至今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曹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下又音跌○正義曰史附二音應劭云黃

帝時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禮下山解反鑿石橋引案杭毒尉索隱曰鑿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天橋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杭

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誤也毒尉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一撥見病之應因

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東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衝脾之原出于太白腎之原出于太谿肝之原出于太陰膽之原出于丘虛胃之原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陽地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全谷小腸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索隱曰搦音女角反揲荒也瓜蒂正義曰以瓜其闌幕也前浣正義曰上子錢反下胡管反腸胃漱

條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

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

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

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

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

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

問云待切脉而知病寸口六脉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脉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揚玄操云切按也

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脉當沉浮而滑也聽聲正義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肝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

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揚玄孫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

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索隱曰不可委曲其二口。正義曰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任所在也子以吾言為不誠

試入診太子嘗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素問云欲得

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

臣幸甚索隱曰謂魏君自謙云已有先生則活無先生

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

服臆索隱曰上音皮力反下音意竟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

因涕泣交流嘘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眈索隱曰音接

以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

子病所謂尸厥是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

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

不曠舌擡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魏君魏君聞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

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

臣幸甚索隱曰謂魏君自謙云已有先生則活無先生

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

服臆索隱曰上音皮力反下音意竟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

因涕泣交流嘘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眈索隱曰音接

以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

子病所謂尸厥是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

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

不曠舌擡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魏君魏君聞

十一難云脉居陰部反陽脉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
脉雖時沉瀆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脉居陽部而陰脉見者
是陰乘陽也脉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胃也素問云延緣絡絡脉也恐非此義也
中經維絡
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脉十別下於三焦膀胱
五絡脉陽維陰維之脉也
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
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
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弱九升九合也言經絡下于三焦及膀胱也
是以陽脉下遂
日一陰脈上爭
正義曰逐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脉下遂難反陰脉上爭如絃也
會氣閉
而不通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脉會大滷氣
謂入會也
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
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
正義曰

素問云紐赤脉也
破陰絕陽之色已發
徐廣曰脈亂故形靜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藏也
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
此數事皆五藏斃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
日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
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口廣云五藏一病
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
拙者疑始扁鵲乃使弟
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正義曰素問云子陽也
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是各有三陰
三陽太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百會會百聽
會氣會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
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臍下
正義曰熨兩臍下五分熨者

謂尉火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

鵠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

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賦矣

是時焉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素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駟云

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

理正義曰上音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

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

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

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

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

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

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

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

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

無桓侯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

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正義曰病狀患多也言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

人厭患疾多其甚也

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一不治也。二不治也。三不治也。四不治也。五不治也。六不治也。

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

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

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

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

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

曰痺音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

隋俗。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

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各意

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

之樹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

于縣故夏后氏之樹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

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

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

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

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

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

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

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音。竹。

戀反傳乘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

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

曰緹音啼縈音紆營反 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

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

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

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

刑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子而康云黥

劓二左右止一凡二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

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然然小女緹

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

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

索也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

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

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

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

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

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徐廣曰意年二十六 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

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

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

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其精我家給

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
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
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入
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
脈凡此入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入脈也顧野王云咳當
實也又云咳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
咳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咳軍中約也術揆度陰陽
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
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
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
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二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豆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

之病惡不可言也則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

十如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正義曰

於恭反下後八日嘔膿正義曰死成之病得之飲酒

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而靜徐廣曰此內關之

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遂入尺為內脈法曰脈長

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

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

春病在肺愈在冬其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

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

長而絃病於肝也素問云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

過有經有絡和即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及
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
經主病和者其病待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癘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執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
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
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候候七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

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一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癘腫盡泄而死執上則熏陽明爛流絡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

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滿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

少憂數忤食飲素隱曰忤音疑乞反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

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

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

一作龜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

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

重陽索隱曰上音直隴反重陽者湯心主徐廣曰湯音唐湯者湯也謂病湯心者猶

刺其心○索隱曰湯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下南為

中焦故煩薄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

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

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斃人中而刺之臣

意診之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誅反鄉誕生疝音山反令人不

得前後澠索隱曰澠音明留反前澠後澠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

澠三日矣臣意飲正義曰於禁反以火齊湯一飲得前

澠再飲大澠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

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

口氣也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謂右手寸口也脈大而數數

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

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上徒昂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

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

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正義曰唯惟笑反冬時為王

使於楚至莒縣正義曰莒密州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

壞信則擊正義音牽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

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

間而身寒已執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

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

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

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

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

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在太陰

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來

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安索隱曰瘳

立且宣呼音普六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瘳音單旱也難於大

小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

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索隱曰劉洩

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

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

之而大堅正義曰深一作沉王叔和脈浮之而大緊者

正義曰緊音吉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以切繩各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

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

相

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

素隱曰跗方符反

臣意診其脈曰肺

消瘴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

養此不當醫

素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止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

堪療也

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

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

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

曰不平不鼓形弊

正義曰七以和氣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

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漚漚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五臟也

此五藏高之

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

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

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

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

寒熱者言其人口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

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曹

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

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

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

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

正義曰素問云

乳下陽明胃絡也

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

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

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脹痛

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脉經云脉急疝積少腹

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

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音返劉氏音嫁。○正

義曰龍魚反圖云大狗魚鳥不馳之成瘕痛

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

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

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

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

徐廣曰一云來然人口然合

合也是脾氣也。

正義曰卒言忽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

府用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前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二焦內生勞

右脈口氣至

緊小

正義曰上音結忍反

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

三陰俱搏者

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脉口曰火陰火陰之入前各取陰右脉口曰大陰

此三陰之脈也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

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音衆醫皆以爲寒中臣

意診其脈曰迴風。

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索隱曰下云飲食下益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

藏故曰迴風也

迴風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法曰

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

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

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

正義曰分扶問反

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

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
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
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

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病

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

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

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索隱曰灑音士
咸反○正義曰

顧野王云千足液
身射灼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
奴○正義命婦名也示

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刺其足少陽

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

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

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蹶
陰之脈也

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

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

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

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

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姊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

茲已自言足熱而蕪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

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三言寸即已止也○正義

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

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

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

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

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曰方技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

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也

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

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

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

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

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

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齟齬正義曰上丘并反釋名云齟齬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

其左大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

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

意臣意往飲以葭藶正義曰浪若二音藥一撮以酒飲之

意臣意往飲以葭藶正義曰浪若二音藥一撮以酒飲之

旋乳索隱曰旋乳者二曰廻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

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

枝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

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官者平平好為脈學

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

氣也當至春萬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

死官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

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

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君公立即示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

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

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

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

義我曰殺蘇亥反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蟲

索隱曰即死虫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

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

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

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

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

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田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時掌反為重

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二本反臣意即以寒

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

頭熱至肩

齊王黃姐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

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

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

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

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此所謂腎

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

黃氏諸情徐廣曰情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

反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稟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

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

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

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

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為
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
藥索隱曰謂以煙燻之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
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
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
日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
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汜音凡眾醫皆以為
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徐廣曰蟻音饒○索
隱曰音饒○索隱曰蟻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鹿麕循
○正義曰人腹中短至

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

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

音樹○索隱曰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

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二三

下寸關尺共有其尺索刺鹿麕而毛美奉髮徐廣曰

奏又作奏示○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

反鹿麕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鹿麕是婦人之病也徐

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是蟲氣也其色澤

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
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病得之飽食

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秦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

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執節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

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

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鑿石夫悍

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死氣愈深

索隱曰愈音使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

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

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立日始陰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

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膺名也

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

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

王即位十一
年卒蓋孝王
眾醫皆以為
癘臣意診脈
以為痺根

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

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

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

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

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杏風索隱曰

合反風病索隱曰瘖者失音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瘖音徒

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

風氣所以知成開乃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

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安陵公乘官名也項姓

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牡疝在

兩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

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踡徐廣曰一作踡也正義曰

毬要蹙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

日夕死也索隱曰案旦日明日即死病得之內所以

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

也索隱曰番陽入虛裏處曰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

也

也

也

也

結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以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

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

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

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

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

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

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

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

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

卒年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

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止義曰：以各籍不脩

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索隱曰數音射數之

數久矣見事數師王義曰上色更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

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

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

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

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

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

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

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

董○索隱曰董謂深藏之一作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

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

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

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

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

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

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

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曹不肯為人治病當

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

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

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

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

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

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

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采受書之臣意

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

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

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

見事侍公前采得禁方幸其意死不敢妄傳人

居有間公孫光問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反臣意深論方見

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

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

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

口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見反人姓名也

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

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管田時者未往會慶

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

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

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是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

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

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詐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曹高

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鱗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

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各之曰結也當論俞正義曰所居式喻反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直鑿石定砭灸處

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

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下下經脈五

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

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

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

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

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

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

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哭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秘術 長桑所傳 始侯趙簡

知夢鈞天 言占號嗣 尸歷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

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寸徑

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

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

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

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

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腸而數之

故短也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

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為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後宮三千六百八十八

肝神六童子
三世子也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

三合主藏神
心纖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負光之身其從官三

帝王身之王也
脾重二斤二兩扁廣三寸長五寸

有散骨半斤主裏血温五藏主藏榮
脾神也在助氣主化穀其

神云光玉女子母其
肺重三斤二兩六葉兩耳凡

八葉主藏魂魄
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樹也其神入

志
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流注諸脉也其神 膽在肝之

短葉間重三兩二銖盛精汁二合
膽氣而能果敢

胃重二斤十四兩紆

也其神五人太一道君居紫房
宮中其從官三千六百人

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

二斗水一斗五升
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 小

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
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端 大腸

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

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
大腸即迴

溺九升九合
勝廣也勝廣也體短而又名 口廣二寸半

唇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二寸半大容

二入元梁使者也
曲因以名之其神

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

舌壯也言可舒泄言語也

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

咽熱也言咽物

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為土故云主地氣也

喉龍重十二兩廣二寸長

一尺二寸九節

喉龍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龍與咽

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

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

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也

也言其處似車鉅故曰鉅門即廣腸之門又名贛也

手三陽之脉從手至頭長

三尺五六合三丈

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也

手三陰之

脉從手至膈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

六三尺合二丈一尺

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

足

三陽之脉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

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

足三陰之脉從足至膈長六尺

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九尺

兩足

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發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膈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

兩足躡脉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

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脉各長四尺五寸

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脉長一十六丈

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脉長短之數也

督脉起於

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脉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躡四脉都合二十八脉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則一度也

寸口脉之大會手太

陰之動也

太陰者脉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

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瀉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

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

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

呼吸上下呼脉上行三寸吸脉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時

人一日一夜凡

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

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

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

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

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十一丈一萬三千五百

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脉出行二十五度陰脉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脉

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日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脉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

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

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

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

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

則留為癰也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